

门将之死

罗伯特·恩克的故事

Robert Enke: Ein allzu kurzes Leben

[德] 罗纳德·伦 著 | 张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门将之死

Robert Enke: Ein allzu kurzes leben

【德】罗纳德·伦 著

张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将之死:罗伯特·恩克的故事/(德)伦(Reng,R.)著;张力译,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5

书名原文:Robert Enke

ISBN 978-7-5327-6082-4

I. ①门… II. ①伦… ②张… III. ①恩克,R.(1977~2009)—传记 IV. ①K835.16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7493号

Robert Enke: Ein allzu kurzes leben, By Ronald Reng

© 2011 by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iper Verlag through The Gray Hawk Agency.

All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2-885号

门将之死:罗伯特·恩克的故事

[德]罗纳德·伦 著 张力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策划编辑:母语文化 王启宪 董天乐 matrixsbook@gmail.com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21 插页1 字数260,000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6082-4 / K.225

定价:4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371-63956290

寧鳴而死
不默而生



母語文化

杭州



* 24.08.1977

Robert Enke

+ 10.11.200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落脚城市》 [加]道格·桑德斯 著 吉尔伯图书奖国际事务最佳图书

这个时代的历史，其实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无根之人造就的。我们都回不去故乡，又离不开城市。这是一本颠覆你对城市化以及贫民窟认知的书，作者走访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深入城市中心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仔细观察面前这片由乡村移民构成的城市飞地。桑德斯称这些地区为“落脚城市”，它们往往位于人们的视线和旅游地图之外，饱受暴力和死亡、漠视与误解，同时又充满了希望与活力。

《门将之死》 [德]罗纳德·伦 著 威廉希尔体育奖年度最佳图书

一个享誉全球的世界级球员，为何会在事业的巅峰期选择卧轨自杀？身患抑郁症，或是觉得抑郁症随时会侵袭全身，这是怎样的生活？抑郁症并不是一种性格缺陷，而是一种病，一种民主的病，一个人无论获得什么样的成就，拥有什么样的生活，都有可能患上抑郁症。面对那条叫抑郁症的黑狗，我们或许都会成为恩克。

《二十五岁的世界》 [西]马克·塞雷纳 著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年度创意大奖

人生需要不停的进行选择，选择这个选择那个，不管如何选择，青春终将逝去。作者马克在他二十五岁那年进行了一场向青春致敬的寻找非经验青年之旅，他前往五大洲的25个城市，探访25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向、不同信仰的同龄年轻人，倾听他们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梦想、对于未来种种观点，从他们的视界里，看见一个我们从未了解过的多元世界。

《西雅图之声》 [美]马克·亚姆 著 《时代周刊》年度最佳非虚构类图书

Guruge是什么？这或许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无论如何，Guruge掀起了整个音乐史上最后一场影响全球的摇滚浪潮。本书或许是一部关于Guruge如何从无到有的罗生门式纪录片，又或许如Gawker.com所评，充满了“年度我们读过最好的八卦”，甚至有人说它是《娱乐至死》和《乌合之众》的最佳案例版。本书由超过二百五十位的音乐家、制作人、经理人、唱片公司主管、音乐录影带导演、摄影师、记者、企宣、俱乐部老板、巡演技术人员、乐手跟班和“铁托”的言论组成，共同构建成了至今最完整的一本Guruge全景史诗。

《追缉国家宝藏》 [美]罗伯特·K·惠特曼 著 《纽约时报》畅销书

这是一部真人版的达芬奇密码，是007与艺术史的融合。作者惠特曼是FBI艺术犯罪组的创始人，他经常在不带武器的情况下卧底办案，与窃贼、骗徒及黑市交易商周旋。二十年来，他拯救过莫纳、毕加索、伦特朗与洛克威尔等人的画作，还追回已失窃一百多年的《权利法案》原始抄本、原属于慈禧太后的一颗水晶球、印加帝国的黄金甲等，等等，《泰晤士报》盛赞他是举世最著名的艺术侦探，《华尔街日报》称他为活着的传奇。

目 录

前言

诗的暖意

第一章 明日之星 / 8

第二章 被生活抽了一记耳光 / 23

第三章 失败也是他的胜利 / 41

第四章 恐惧 / 58

第五章 城市之光 / 65

第六章 幸福一刻 / 74

第七章 飞得更高 / 86

第八章 站位!站位! / 98

第九章 诺韦尔达之殇 / 112

- 第十章 泳池边的思考 / 125
- 第十一章 坠入迷雾 / 144
- 第十二章 没有光线,哪怕是在冰箱里 / 159
- 第十三章 度假岛 / 177
- 第十四章 这是罗伯特,这不是进球 / 196
- 第十五章 拉拉 / 209
- 第十六章 后来 / 225
- 第十七章 在盛产门将的国度 / 242
- 第十八章 莱拉 / 254
- 第十九章 一条叫做“抑郁症”的黑狗 / 274
- 第二十章 当欢乐的木琴声沉默下来 / 302
- 后记 望向宫殿 / 323

前言

诗的暖意

特蕾莎说，她很想要一首诗。突然整个屋子里陷入一片寂静，尽管只有短暂的一秒钟，但却像是非常久的时间。

恩克充满疑问地看着妻子，他不确定特蕾莎是否是认真的。他要在特蕾莎过生日的时候送上一首诗？“那将是非常棒的。”特蕾莎不经意地回答说，很快就不再去想这件事。

但是恩克却一直在考虑这个主意。距离他上一次读诗已经有好几年时间，更不用说亲自去写诗了。恩克觉得诗歌必须能够押韵，他相信一首好诗就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字里行间能够透着精致的幽默。带着这样的想法，恩克开始写起来。

有的时候，恩克会在下午骗特蕾莎，告诉她自己要去办公室待一会儿，整理税收材料并搞定银行汇款。其实恩克是坐在书桌前，拿出圆珠笔和一张草稿纸。恩克的目光在花园中游离，他办公室背面是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到了春天，当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向恩克身上，这种感觉非常惬意。可现在是冬天，坐在书桌前没那么舒服，办公室的暖气只能说马马虎虎。在地形平坦的下萨克森州，恩克和特蕾莎的家位于恩佩德，这是一处改建的农庄，他的办公室过去就是马厩。

草稿纸上出现的字歪歪扭扭而且有些生硬，恩克很少使用对于一名门将非常珍贵的手指来写东西。恩克总是很快就能找到一些相同韵脚的词汇，他内心感到很开心。这种心情并不像恩克在球场上做出一次不可思议的扑救后，幸福的感觉一下子涌上心头——比较舒缓，但同样很强烈。恩克一直想要继续写下去，无论是在办公室，德甲比赛日前一天晚上在酒店，在便签或是账单背面，恩克都会抽空写上只字片语。有的时

候如果恩克手头没有纸，他会把想到的一些话敲进手机。2009年2月18日特蕾莎生日到来的时候，恩克已经写了一首一百零四行的长诗。

这一天还没起床，恩克就已经在祝特蕾莎生日快乐。当特蕾莎去浴室的时候，恩克蹑手蹑脚走进门厅，让狗狗们都先出去。他们一共有九只狗，此外还养了两只猫。它们都是特蕾莎在南欧生活那些年，从街上捡来的。上一次生日的时候，特蕾莎想要一只宠物猪，但是恩克还是决定对此一笑了之。

恩克在客厅点起蜡烛。

“还是让我们下午再来进行这些送礼物的事情吧，那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空闲，”特蕾莎走进来的时候说。

但是恩克摇了摇头，他强调时间不会很长，请求特蕾莎在有些年头的农庄桌前坐下。特蕾莎坐在凳子上，恩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肩膀，忍不住地开心笑起来。之后，恩克坐在桌子另外一边，他把写好的诗歌放在自己面前，但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再去看。

你的生日，该要点什么？

一颗巨大而纯净的钻石？

还是镶满宝石的名表？

你知道，这绝不便宜。

家里养只宠物猪怎么样？

罗比死活也不会答应。

猫咪、马匹或是一只狗？

不，我的头脑已经足够混乱。

需要来点别的，

特蕾莎一直想要的东西。

是的，她想要一首诗！

这让我脸上露出笑容。

终于这份礼物不大、不多也不贵，

只是写诗可真让我伤脑筋。

特蕾莎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非常幸福。这一段段诗叙述了特蕾莎生活的大部分内容：搬家到恩佩德。特蕾莎对于动物的热爱、女儿拉拉带着严重的心脏疾病来到这个世界，两岁半的时候在一次手术后离开人世。

拉拉带着残缺的心脏来到人间，
这给我们带来莫大的伤痛。
但是她很坚强，哪怕是忍受痛苦，
她对得起恩克的姓氏。

恩克念完整首诗的时候，特蕾莎已经热泪盈眶，她只说了一句话：“请再念一遍给我听。”于是恩克又重新开始，念起这首长诗最后的部分：

人们总会在问，人生漫漫长途旅途，
路究竟在何方？
爷爷会留下或是离开？
我们又会否搬家远行？

我从来都不会担心，
告别今天，明天又会到来。
有一点我笃信不疑：
我需要并深爱着你！

三十一岁的恩克，德国国家队门将。强壮，性格不错，也很幸福。这是特蕾莎这辈子最后一次在恩克的陪伴下过生日。

2009年11月10日，星期二。当女管家早上九点来到他们家的时候，恩克还在厨房里跟她打招呼：“你好，埃拉！”恩克亲了十个月大的养女莱拉的额头，然后和特蕾莎道别。在厨房用磁铁做的小黑板上，恩克用彩笔写下还需要处理的事情：弄四张和拜仁比赛的球票。之后恩克就出门了，他说自己今天有两次单独的训练课，分别是上午和体能教练，下

午和汉诺威守门员教练在一起。恩克告诉特蕾莎，他会和平时一样，在下午六点左右回到家。

但实际上，这一天根本就没有训练。

我在这一天中午刚过12点半的时候，还给恩克打去电话，那时候他正在车里。我当时是想转达两件事情：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英国记者想要采访恩克、德国奥林匹克体育图书馆希望在明年一月年会上邀请恩克前去发言。我当时还和恩克开玩笑说，天啊，我现在都已经成你的秘书了。当时恩克在电话里态度有些生硬，我还在想，这并不奇怪，毕竟他现在是在两堂训练课当中的时间里开车，他肯定是和平时一样，去利刃或家乡小馆餐厅吃午饭。“我晚上再打给你好吗，Ronnie（罗纳德的昵称）？”恩克说。我已经记不清，当时他是如何和我说再见的。

结果到了晚上，很多人都在给我打电话。

恩克在秋日傍晚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件事让无论是他身边，或是以前从没有听说过恩克名字的人，都会感到内心的伤痛，就好像是被撕开一道口子。之后这些天里，无数的人都在关心恩克的悲剧，伦敦的泰晤士报用了半个版来报道此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在报道。各大新闻社宣布，参加恩克葬礼的人数创造了新纪录，自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去世后，还从没有谁的葬礼出现过如此盛况。

这一切都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即便是死亡也会成为一次重大事件。人们内心都真正感到了伤痛，一种深深的无能为力的感觉。恩克的死让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意识到，我们对于抑郁症的了解是如此贫乏，自己关于抑郁症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他们都相信如果自己或是家庭成员有人得了抑郁症，也一定会像恩克那样隐瞒病情。

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事实：如今每年因为抑郁症去世的人们，要比因为车祸遇难的更多。我们能够不那么确切地感觉到，一些人难以接受悲伤的事情，但是这却很难用数字来表述。如果因为像玛丽莲·梦露或是海明威这样的名人也选择自杀，出现了更加醒目的标题，人们虽然不会大声说出来，但内心里却会相信艺术家们是会这样做的。抑郁，或是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不正是艺术的一部分么？

但是恩克是德国的一号国门，是球队的最后一座堡垒，无论在多么激烈的比赛中，总是表现得很沉着冷静，能够在极端情况下控制住压力

和恐惧。每个周末，像恩克这样的职业球员让我们看到了梦想在实现——一切都是可以完成的。而且和大部分球员相比，恩克会给予公众幻想，让他们相信任何障碍都是可以逾越的：恩克在二十九岁的年纪还能入选国家队，而且是在四年前第一次患抑郁症，失业之后一度混迹乙级联赛的情况下。

拉拉2006年去世后，恩克和特蕾莎可以战胜内心的痛苦，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是就在我们觉得恩克已经找回幸福，不仅迎来养女莱拉，而且还有望在南非世界杯出场的时候，抑郁症在2009年8月初再次在恩克身上爆发，而且这一次更加猛烈。

抑郁症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让恩克这样的人都错误地认为，只有死才能解脱？孤独的恩克内心被怎样的黑暗情绪所笼罩，以至于他都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死给别人带来多么大的痛苦？这不仅包括那些他爱的人，而且也包括那位11月10日晚的火车司机。

身患抑郁症，或是觉得抑郁症随时会侵袭全身，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此时的内心，始终害怕被恐惧感吞没。对此，恩克自己也很想给出答案，他原本想亲自写这本书，而不是由我完成。

我们从2002年认识，我偶尔会在报纸上写关于他的报道，后来我们碰巧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巴塞罗那。于是我们更加频繁见面，我觉得我和恩克生命中看重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礼貌、安静和守门员手套。有一天，恩克对我说：“我读了一本你的书，觉得太棒了！”听到他的称赞，我脸红了，不好意思地厚着脸皮进行回应，其实只是为了让谈话尽快进入到另一个方向。“等有一天，我们一起写一本关于你的书吧。”当我意识到，恩克竟然将我随口说说的话，当做非常认真的建议时，我感到更加惭愧。

之后恩克总是会不时提醒我记住这一计划，“我已经做了些笔记，为的是别忘了什么。”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恩克会如此看重这本传记：当他结束职业生涯后，就终于可以在这本传记里谈论自己的抑郁症病情。在当今成绩至上的社会里，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座堡垒，门将被认为是不应该抑郁的。因此恩克用了很大的精力，来隐瞒自己的抑郁症病情，他把自己封锁在抑郁症里。

真难以想象，我在恩克这一生里每一次对他进行采访的时候，他都

能够毫无保留袒露心声。恩克的朋友们突然开始谈论起自己头脑里那些黑暗的想法。过去按照职业体育不成文的规则，恩克的门将同行们接受采访时，总是要戴上铮铮硬汉的面具，如今他们也开始谈论内心的怀疑和恐惧。

像恩克这样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好人离开人世，会促使我们更加坦诚，行善事，并且改变一些事情。不过一位公众人物的死去，首先让我们意识到的是作为人的无助感。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怎样表达哀悼的心情才是合适的。整个德国蔓延着一个有些残酷的讨论话题，将恩克的追悼会放在汉诺威球场进行，究竟是对逝者的虔敬，还是说只是炒作的一部分。

就连恩克的母亲也对于儿子的灵柩被安放在球场非常不满。“当时我就在想，天啊，他又不是列宁！”吉塞拉在耶拿家里的厨房对我说。此时恩克的母亲从餐桌上摆放的很多恩克的照片里找出一张：照片里的恩克有着运动员特有的强壮身体，穿着一件V字领口的蓝色天鹅绒毛衣，外面还套着一件灰色西装。恩克的母亲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热心的女人，她让我们所有人学会了什么叫做谦恭。吉塞拉明白，现在再去讨论恩克的葬礼是否成功是多么愚蠢。吉塞拉内心很平静，因为她知道所有人都想做到最好，她也知道尽管我们很想把事情做好，却依然会无心做错一些事情。

很多人在恩克死后都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恩克选择自杀是因为无法再忍受继续活下去。于是就有一些人陷入错误的想法，觉得自己和恩克一样，觉得自己距离恩克越走越近，最终效仿恩克选择自杀。这是多么悲剧的误解，其实大部分选择自杀的抑郁症患者并不想死，他们只是希望笼罩在内心、始终控制自己思想的阴暗能够最终消失。恩克也是这样，他曾经对特蕾莎说过：“要是我能把脑袋借给你半个小时，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我会变得如此疯狂。”

我究竟找到多少解释，这并不重要。这些反复出现、不断绕圈并最终回到原点的问题，任何人都找不到答案。

恩克容易受到抑郁症侵袭，是否和他童年的经历有关？那个十一月的周二，当恩克开车四处闲逛八个小时踏上铁轨之前，他头脑里又究竟在想些什么？这些问题无情地一次次出现，甚至是在特蕾莎三十四岁的生日当天，这是恩克走后，特蕾莎的第一个生日。我们坐在恩克家里的

厨房里，莱拉正在一旁玩一岁孩子喜欢的游戏——将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搬出来。

前一天晚上的生日派对还算可以忍受，如今特蕾莎衡量一件事情的标准，就是可以忍受或是无法忍受。很多邻居都带着孩子们前来，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烤的蛋糕，或是鲜花以及最好的祝愿，而其实特蕾莎之前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的生日。十多位朋友聚集在厨房里，特蕾莎告诉他们，自己还是想晚一点再看这些贺卡上写了什么。之后厨房陷入短暂的寂静，大家意识到，有些词在这时候使用起来是多么不恰当：比如贺卡……

第二天早上，客人们才离开这里。特蕾莎重新感受到房子里面空荡荡的，她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恩克陪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为她写了一首诗。2009年夏末，恩克再次患上抑郁症的时候，特蕾莎曾经相信过诗歌的力量。恩克在这一年九月初跟随国家队在科隆集训，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内心对于新的一天充满恐惧，总担心别人会向自己要求点什么，他因此无法从床上起来。特蕾莎在电话里对丈夫说：“再给我写首诗吧。”

到了晚上，恩克将房间里的一把椅子搬到了阳台，面对着被照亮的科隆大教堂，他用手机在构思着新的作品：

我坐在阳台上，
头脑像气球般空洞。
身体像铅和石头般沉重，
原本并非应该这样。

想出美妙的词汇，恩克内心里却感受不到快乐，以及用诗歌书写出自己想法的满足感。对于恩克来说，这首诗已经无所谓了。而恩克在患抑郁症期间一直记录自己想法的记事本，上面的内容也随着恩克病情的恶化，变得越来越简短。最后一页纸，恩克用巨大的字母只写了一句话。这或许是恩克对自己的警告，但如今读起来，却像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提出的要求：

“不要忘记这些日子。”

第一章

明日之星

一个周日的下午，罗伯特·恩克来到耶拿火车西站并开始等待。从纽伦堡方向驶来的列车进站，旅客们纷纷下车，从站台上的恩克身边走过，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失望的表情。恩克继续等待着，两个小时后，一辆前一天晚上从德国南部开出的火车到达耶拿，然而这里面依然没有恩克要等的人。

这是1995年12月，在火车站忍受着刺骨的穿堂风，周日花上半天时间等火车，这实在不是理想的选择。恩克决定，在下一趟列车到来之前，先去看一场电影。此时的恩克还和母亲吉塞拉·恩克一起住在莉泽洛特·赫尔曼大街的板楼里，他在四个月前刚刚满十八岁。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往往做事情还有些任性，而且总觉得别人的行为举止太有个性。

特蕾莎总是会在周日从巴特温茨海姆乘火车回到耶拿的体育中学。虽然已经是在耶拿的第二个年头，特蕾莎还是每周末都要回法兰克地区看望父母。特蕾莎看到了已经坐在凳子上等待的恩克，于是加快脚步想要更快一些走向冰冷的火车站。在学校里，特蕾莎和恩克是同桌。一年半以前，特蕾莎从巴伐利亚州来到学校的第12年级，当时只有两个座位可以选择——要么是坐在最后一排，要么是在恩克旁边。

特蕾莎和恩克很快就混熟了，两人关系不错，只是特蕾莎觉得恩克的发型有些傻。自从恩克除了兼顾学业，还要和耶拿俱乐部的职业球员共同训练以来，他金色的头发就变成两边很短，中间很长的造型。恩克觉得这样很酷，但是特蕾莎觉得：“这就像是头顶上摆了一个鸟窝。”

“嗨，你在这里做什么？”特蕾莎在站台上问恩克，这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我在等人。”

“原来如此，那好吧，晚安。”

特蕾莎冲恩克笑笑，然后继续匆匆赶路。

“喂！”恩克冲着特蕾莎嚷起来：“我当然是在等你！”

等到两个年轻人来到一家叫做法式风格的酒吧喝点东西的时候，恩克告诉特蕾莎，自己已经在车站等了她五个多小时。

恩克从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想要去火车站等特蕾莎。恩克只会独自分享感情，只会一个人做出重要的决定。当自己和特蕾莎逐渐越走越近的时候，恩克没有和任何朋友提到过这件事。不过当恩克最终成功地和特蕾莎走到一起，没有任何朋友感到意外。恩克的好朋友托斯滕·齐格内尔透露：“我们总是会说，罗伯特是一个阳光男孩，他什么都能搞定，做事情总是游刃有余，而且始终保持好心情。”齐格内尔的手转了转面前的玻璃杯，努力想要打破短暂的沉寂。这时候在安迪·迈耶——恩克昔日另一个好朋友家的客厅里，每个人也都和齐格内尔一样的想法。将恩克想成一个阳光男孩，现在听起来是多么奇怪。

迈耶的家是在耶拿市郊一个刚刚开发出来的叫做茨韦岑的区，积雪反射出非常刺眼的光线，透过窗户照进屋子里。现在是下午一点，迈耶其实刚起床不久，眼神里还透出一丝疲倦。迈耶的职业是医院护工，刚刚上完夜班。齐格内尔穿着宽松的牛仔裤，上身是菱形图案的立领外套，绿洲乐队的明星们一定会喜欢这身穿着。

齐格内尔是一位职业球员，今年三十二岁，回到耶拿俱乐部征战德甲联赛。齐格内尔很瘦，但非常结实。看着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迈耶和齐格内尔，你会很快感到内心一丝温暖，以及青春年代的幽默。“我们很快就发现，大家兴趣相投，尤其是不喜欢的东西完全一样”。齐格内尔回忆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能够开怀大笑”。安迪补充道。

当年他们四个总是在一起，除了托斯滕·齐格内尔、安迪·迈耶和罗伯特·恩克，还有如今在靠近荷兰边境城市当老师的马里奥·卡诺帕。恩克被大家昵称为“恩库斯（Enkus）”，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其实，”安迪鼓起勇气打破沉寂，“我直到今天依然觉得，恩库斯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恩克从小就在晾衣架之间长大，他和三个小伙伴总会在下午相聚在